

# 面对现实版和文学版的蜀河口

编者按：11月11日，长篇小说《蜀河口》研讨会在旬阳市蜀河口古镇顺利举办。此次活动由安康市文联、旬阳市委宣传部主办，旬阳市文联、旬阳市蜀河口镇党委政府承办，研讨会由安康市文联主席、安康学院教授、著名作家李春平主持，旬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姚静，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的专家学者，文学创作者共30余人应邀参会。

长篇小说《蜀河口》由旬阳籍作者杨才斌、马伯友历时七年创作完成，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讲述了蜀河口船帮由盛及衰的沧桑历史，呈现了以旬阳蜀河口为代表的汉江、陕南文化，得到著名作家及文化名人曹平、陈彦、李星等联袂推荐。

研讨会由安康市文联主席、安康学院教授、著名作家李春平主持，旬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姚静，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的专家学者，文学创作者共30余人应邀参会。

研讨会上，李春平从现实版的蜀河口和文学版的蜀河口之间的差异切入，指出《蜀河口》丰富了蜀河口古镇的文化内涵，让这片土地更有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同时表明站在蜀河口来解读《蜀河口》，既是对过往历史的深情回眸，也是变革时代对我们的文学召唤。来自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的专家学者们，以不同视角分享了《蜀河口》的文学价值，非常坦诚地就叙事方法、方言使用、人物形象、历史事象的艺术表现进行了专业探讨。本刊特摘录专家部分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 面对现实版和文学版的蜀河口

李春平

今天，我们因为小说《蜀河口》而相聚在蜀河口。我们面对的，一个是现实版的蜀河口，一个是文学版的蜀河口。现实版的蜀河口充满生机，处处洋溢着历史文明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时代气息。而文学版的《蜀河口》是虚构出来的文学文本，是对一百多年前蜀河口的人情、世情、国情、地情的生动描绘，具有乡土文化、古镇文化、码头文化、江湖文化、船帮文化、汉水文化的多重意义。

是对过往历史的深情回眸，也是变革时代对我们的文学召唤。而今，码头的喧嚣已经不再，江湖的故事成为传说。民间记忆对于一个历史古镇来讲，往往是在半睡半醒之间，岁月久远便会消失殆尽。忘记了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而文学给了我们一个唤醒和激活民间记忆的有效手段，让沉睡的历史活起来，站起来，直接走向历史的幽深之处，在历史、现实与虚构之间，让我们能够与一百年前的蜀河口隔空对话。

作者，他们用火热的文学激情，以赤诚的故乡情怀，给一百年前的蜀河口古镇留下一个文学文本，并以此丰富了蜀河口古镇的文化内涵，让这片土地更有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这对于旬阳，对于陕西，对于传统历史文化的发掘和利用，都有着无须论证的深远意义。所以，《蜀河口》这部地域文化作品，是对陕西文学的贡献，是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贡献，也是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蜀河口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地方，蜀河口是汉江航道上的黄金码头，极有故事。有传奇就要传，有故事就要讲。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以各种方式讲述、记录蜀河口的传奇故事，诞生了不少好作品，但能全景式地再现蜀河口的山水自然、人文历史、民俗风情的作品，长篇小说《蜀河口》则是第一部。杨才斌、马伯友是蜀河口的知音，蜀河口有幸，杨才斌、马伯友亦有幸！

## 蜀河有幸遇知音

戴承元

断面，作者要通过这个小切口、横断面映照陕南汉水流域的社会生活，乃至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风貌。蜀河口社会动荡，官匪勾结，尔虞我诈，小民难以安生，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普遍存在的大问题。跳出这部小说，回到现实之中，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国泰民安的幸福生活。《蜀河口》叙事细致周详。举凡蜀河口的建筑、街道、会馆（帮会）、商号、船只、山货、民俗以及衣食男女的爱恨情仇等等，作者都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蜀河口》人物形象众多，多数人物形象的塑造做到了真实生动，

如陈六爷、包玲儿、熊亨义、杨牡丹等。总之，《蜀河口》是一部记录乡愁，让人眷恋故乡的好小说，从保留文化记忆的角度讲，《蜀河口》是一部大著述。

杨才斌、马伯友毕竟是第一次写长篇小说，《蜀河口》也还有不足之处，诸如虚构想象不够，民俗风情叙事求完整而显冗长多余，叙述节奏缓慢等，这是留给作者下一部作品思考的问题。

（作者系安康学院教授、明清文学专家）

## 用环境描写营造码头文化

李焕龙

该书的第一章描绘蜀河口古镇码头文化的引子；第二章为我们集中展示了富有蜀河口特质的码头文化形态。由此，多视角拉开帷幕或埋下伏笔，在此后的有关章节以人物为中心而抽茧剥丝、渐次展开，从而让我们透过环境描写的现象，看到码头文化的特质：码头文化的流动性，赋予了蜀河口人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码头文化的竞争性，赋予了蜀河口人的危机意识和求生意志；码头文化的多元性，赋予了蜀河口人的自由精神和适应能力。

深入，我们进一步看到：由于码头是城镇、商贸、财富和酒色财气的象征，必然带来杀伐、掠夺与征战，必然产生奸商、流氓与男盗女娼，必然出现善与恶、美与丑的较量。蜀河口在小说设定的民国时期，既有民族矛盾、军民矛盾和宗族矛盾，又有党派之争和各种势力、权力巧取豪夺，在传统的码头文化的底色上，增添了黑、白、红等时代成色，从而构成了本书故事的基本内容。因为这些故事在码头上的反复上演，也让我们看到码头文化中不可小觑的人性特征，产生了进步与落后、先进与后进、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与斗争，为小说赋予了强烈的时代意识、浓郁的社会意义、特定的文学价值。

从第二章的集中呈现，到之后诸章的多角度表达，让人看出环境描写在营造码头文化上发挥了三大作用：一是用自然环境的隐喻性展现了码头文化的竞争性；二是用生活环境的揭示性透析了码头文化的多元性；三是用文化环境的象征性解开了码头文化的神秘性。

就题材属性和艺术水准而论，《蜀河口》是近年来长篇小说园地中一部有思想、有分量的精品佳作，为陕南乃至陕西文坛增加了一抹厚重的荣光。

在题材方面，小说以地处秦鄂交汇处的蜀河口为各色人物活动的舞台，演绎出一幕幕正邪交锋、爱恨纠葛的人性百态和历史活剧，塑造出以陈六爷、陈三儿、吉运昌、孙长林、马兆武、小董医生、包玲儿、孙兰芝等为代表的个性饱满、筋骨强健、敢于斗争的秦巴儿女形象，通过文学镜像生动呈现了古镇昔日的商会行帮、士绅官吏、乡野风情、官匪之患、社会治理，以切割历史斜剖面的形式折射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汉水航运兴衰和秦巴社会变迁，宛如一幅写意与写实结合、黑暗与光明交错的蜀河口历史人文立体画卷，地域史、经济史和文化史价值突出。

## 一幅地域历史人文的立体画卷

杨明贵

道。其结构布局受到了古代纪传体史书编撰体例及《水浒传》《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名著故事架构方式的深刻影响。文本中无传统意义上的中心人物或灵魂人物，而是以某个人物或群体为线索，不时穿插过流人物和事件，人物众多，事件纷繁，但情节粘连紧密，转换自然，无松散散乱之感，体现出作者对中国传统叙事艺术的深度借鉴和巧妙化用。在人物塑造方面，作者直面庸常现实，追求人性真实，力求展示人物性格内涵的丰富性和性格发展的动态性。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的一大收获是除了塑造出传统小说美学范畴中的正反面典型人物之外，还成功塑造出一批善恶相间的扁平化、杂色调人物。如陶吕氏、母夜叉既泼辣刁蛮，又爱儿心切；刘明礼既懦弱昏庸，甚至不自觉地助纣为虐，但在本质上心底善良；徐长安、陶文章作为商会头面人物，既奸猾贪婪、自私狭隘，又有顾全大局、慷慨仗义的一面，使读者“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立体多面的人物形象塑造理念，投射出作者敏锐的理性思考和强烈的悲悯情怀。在语言艺术方面，《蜀河口》擅长自然和社会环境描写。笔触时而轻柔细腻，时而疏阔简洁，工笔与白描并用，偶尔穿插寥寥点画、粗笔勾勒的速写，无论写山水草木、四时风物，还是街巷民居、会馆码头，都极具画面感，生发出有声有色、形意相生的审美效果。同时，作者能熟练运用旬阳尤其是蜀河口一带的方言土语，在人物对话中适时恰切地引入方言土语，有助于赋予人物鲜明的地域标签、生活气息和时代印记，有力地增强了小说的语言表现力和趣味性，为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实现突破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

随着人事纷争与社会生活的日趋

（作者系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 方言运用的美学意蕴

侯红艳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写小说本质上就在写语言，作家通过组合语言生成文本，读者则通过接受语言来解读文本。在当下普遍使用普通话的时代，长篇小说《蜀河口》在叙事中巧妙融入“解茶”“四色礼”“烧酒”“停当”“栖惶”“排场”“糞包子”“惹毛了”等方言，在刻画吝啬的财主陶老爷陶文章时，用“这号屎尿要过筛子的人，有实在不愿意和他搭

话，怕粘筋。”方言俚语的运用，不仅散发着泥土的芬芳，体现了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而且产生了文学的“陌生化”审美效果。

“陌生化”是一个文学理论术语，由俄国形式主义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主要指运用违反人们习以为常的语言、叙事方式等，使读者产生一种新鲜、奇异的感官刺激与情感震动。《蜀河口》

中的蜀河口方言作为区域性的小众语言，是蜀河口当地民众的日常用语，将其植入小说中展现地域文化及人物形象，打破常规的普通话标准表述形式，给外地读者产生新奇感，对本地读者产生亲切感，无意中增强小说的独特魅力及感染力。

读完《蜀河口》确实感觉沉重，既是为这部耗时七年，七十余万字的大部头巨著，也是为书中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人性故事。感慨若非对文字的无比虔诚和对家乡的无上热爱，是难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的。任何操持评论性文字的接受者在这部作品面前许会显得力不从心，但肯定是乐见其成，乐享其成的。

## 家常菜 摇篮曲 纪录片

谭诗民

境、荡气回肠。这些都共同构成了蜀河口原汁原味的文化景观。

《蜀河口》是一部纪录片，我愿将之看作是一段民族融合史。小说回溯了蜀河口曾经汇通四海、经纬八方的繁荣富庶，这里曾经各大商贾齐聚，各类教徒云集、各种帮会林立，各路方言荟萃，秦楚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氏羌文化圈层的芸芸大众虽有时有齟齬争斗，但不变的相互的关心与扶持，共同构筑了蜀河口的兼容并蓄与达济天下。

《蜀河口》是一部纪录片，我愿将之看作是一段区域兴衰史。蜀河口航运历史的凋敝有着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期间军阀混战造成的动荡，土匪横行造成的恐慌，以及灾害造成的短收，无疑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即使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蜀河人民从来没有放弃生的希

望、努力与付出。以陈三儿、小董郎等为代表的人还是在不断地追寻着光明的火种，带领人民推翻吃人的旧社会，践行“不贪富贵、人人平等”的新理想。

《蜀河口》是深植于陕南文化血脉、深携着中华文化基因的。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落在陕南人民的内心纯善、做事义气、讲究规矩、诚实守信而又不失灵动。在小说人物中，诚然有因各种原因而扭曲变形的，但其总体在苦难中的互相帮衬、不平中的仗义出手、混乱中的秩序重建，以及忍无可忍中的奋起反抗，都展现了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的拳拳赤子之心。小说此处获得的成功使其达到较高成就。

（作者系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

## 卓越的现实主义精神

崔德全

《蜀河口》反映的历史不仅是蜀河口的，更是陕南秦巴山地区的；不仅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更是关于自然地理的；不仅是经济的，更是上层建筑的；不仅包含着众多小人物的命运变迁，也涵盖着中华民族在清末民初的发展轨迹。

第一，作者用一种既自豪又伤感、惋惜的笔墨叙述了蜀河口汉江航运地位的衰落。在情感与理性、乡愁与认知之间产生矛盾时，作者并没有屈从自己的想象和幻想，而是依靠自己对人类社会发规律的理性认识，深刻地

揭示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走向。

第二，作者深刻地揭示了国民党统治下的官匪勾结、官即匪、匪即官、官又不如匪的黑暗现实，并宣告了这一黑暗现实必将走向灭亡的命运。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熊亨义，却干着比土匪还野蛮的行径。熊亨义之死似乎宣告了这一黑暗现实必将灭亡的命运。

第三，小说也用慷慨激昂的笔墨描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红军在鄂北、陕南等偏远山区的发展壮大。他们杀贪官，斗恶霸，给老百姓撑腰，建立革命根据地。

第四，小说还为我们展现了蜀河口人们婚姻爱情观念的变化上。与智慧相比，来生走得更远，他不仅与自家的丫鬟春儿谈起了恋爱，更大胆地迈出了与春儿结婚的一步。

读罢这部小说，我心中涌起了一种恩格斯读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后的快感：我在这部小说里学到的知识，比博物馆、档案馆、方志馆、民俗文化馆等加起来的内容还要多。我想，这应该就是这部作品面前许会显得力不从心，但肯定是乐见其成，乐享其成的。

《蜀河口》是一道家常菜，我愿将之看作是一段民俗流变史。在小说中，作者突破常规与传统，大量的使用了散落在井巷中土生土长的方言，“乌漆麻黑”“乱舌根子”等等，所体现的亲切感，既方便了与读者的沟通，也拉近了与读者的情感。小说中关于蜀河民间社火狮子舞的描述，惟妙惟肖，酣畅淋漓；关于蜀河口航运汉江号子的描写，身临其

## 乡土小说历史叙事的重要收获

胡少山

阅读装帧精美、文字厚重的《蜀河口》，不得不让人赞叹。《蜀河口》中的传奇故事跌宕起伏，塑造的众多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让人过目难忘，小说文本的叙事节奏徐缓、波澜不惊。尤其是对那如诗如画的优美景物和充满人情味的民俗风情的描绘让人对蜀河口充满着神往。

一个注重文化传承的地方，自然也会有着丰富精彩的日常生活存活，《蜀河口》也不例外。如小说里关于庙会、节日的描述显然是经过作者重笔

释放着作家本人内心对蜀河口这片土地的爱恋，其悲喜的情调伴随着故事情节而律动，让乡音乡情表达得更加痛快淋漓。如三儿和包玲儿结婚时船工伙计们醉酒后唱的排江号子：“我即驾船行汉口，妹守空房坐床头……行船难，过险滩，养家糊口闯九州。半年难见日，长夜难眠把花绣……下次回来你甭走。”虽然只是首简单的号子，但结婚时热闹的情景和船工们真实的生活却自然展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系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 地方性书写的可能与限度

曹刚

当下文学书写的“地方路径”“地域性书写”等问题与法律人类学研究中的“地方性知识”在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兴起几乎是同步的。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对知识的生成与人的关系进行了深层的探讨，他认为地方性知识不是对特定的、具体的地方性知识，更重要的还涉及知识生成过程中的特点情境，包括了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和价值观念。

在此理论研究背景下，关照当下文学书写的地域性和地方路径便具有了特别的意义。《蜀河口》不仅仅是一部描

写蜀河这一有限地理空间的地域性文学作品，而是具有向“内”“深描”蜀河口历史传统、人际交往、饮食习惯、服饰特征、思维方式等民族志的处理。《蜀河口》叙述节奏的徐缓得益于作者对蜀河口古镇历史过往的资料的熟悉，得益于对以往船工生活的仔细体察与理解。两位作者对蜀河的独特地域性特征和历史文化形成过程的“深描”式书写，展示蜀河文化与其他历史文化之间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重叠共识”。当下地域文学书写在各地方兴未艾，但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全球化、同质化日益成为

主潮，同时，在文学写作中，同质化的经验书写也成为作家面临的最大的困惑。文学书写的求新求变与现实生活的多样复杂两相交织。

因此，重视对地方性知识的深描性诠释，重视对地域性文化特征的内向性理解，无疑是一条值得思考的进路。《蜀河口》的书写让蜀河的历史文化自内向外展现了他的生命力和独特性。这部厚重之作无论是对于地方还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都是值得讨论的佳作。

作者系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 烽烟滚滚的壮丽史诗

丁天

《蜀河口》就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江河滔滔、烽烟滚滚的历史狼烟中，惊艳地向人们展示了民国时期蜀河口那段惊心动魄的时代风云。

我是地道的蜀河口人，也曾二度在蜀河口工作，《蜀河口》里汨汨滔滔奔涌而出的陈年往事，时有所闻。所以，我读《蜀河口》，便有了一种熟悉的家乡味道。

《蜀河口》是一部汉江航运的兴衰史。作品截取民国战乱期间这一航运时段说事，实质上这是汉江航运史上

展示一种立体的生态画面。《蜀河口》是一部地域文化的民俗史。作品大量使用犹如珍珠般散落在井巷之中的土生土长的方言土语，让人读后，顿生的一种乡音乡情，袅袅不散。《蜀河口》还是一部德恶扬善的正气史。作品讴歌了真善美，让正义之歌在作品的灿烂星空唱响神州。当然，作品中还存在着主线人物活动不突出，红色暗线也过于“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等不足，但这并不影响作品光耀文坛的腾空而起。（作家）

## “草根写作”的文学自信

唐玉梅

在长篇小说《蜀河口》中，众多人物的命运沉浮和陕南的风俗民情跃然纸上，山清水色如歌如画，民俗俚语活色生香，市井烟火的气息扑面而来，充分展示了陕南传统乡村伦理中以义为先、诚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精神亮度和地域方言叙事的文学张力。

《蜀河口》一书的问世和众多读者的热捧，让“草根”的文学创作现象再

次如生猛的黑马闯入我们的视野。作者杨才斌和马伯友都是非科班出身的草根作家，他们的创作证实了文学的生命力应该根植于广袤的百姓生活。草根作者具备与现实社会短兵相接的直接感受，他们的生活就发生在文学书写的现场，他们的书写具备野蛮和生猛的文学表现张力，更具有开疆拓土的勇气和轻装上阵的无畏。评论界应向这

些积极参与文学书写的“圈外”作者投入真挚的敬意和关注，及时发现并给予积极回应，让他们的作品进一步和读者、市场、社会以及外部更广阔的世界产生深度的互动。期待更多像《蜀河口》这样的文学作品面世。

（作者系安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